

美国华人200年4次浮沉——

比打砸抢的黑人暴徒远远更加可怕的是什么？

作者：铁木Timur

序言

张纯如一场2003年的演讲，精准地做对了对今天美国社会所有的预测。她讲述了200年里，美国华人的三次浮沉；她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地过世以后，很快就出现了第四次。而这一次，你我都生活在它的里面。然而，对于它的危险，虽然很多美国华人非常警惕，但也有人麻木而没有察觉。

实际上，当一些人（正当的和可以理解的）在为黑人暴徒的打砸抢而愤慨之时，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如同一艘小舟，虽然看见了眼前小小的冰山，却没有看到背后差点席卷而来的飓风。而这场飓风，制造者不是某个民间的某个人，而是一座强大而“合法“的国家机器。这座机器，它既有暴力工具，也有法律工具，它可以被威权所用，它比任何个体的街头暴徒都远远更加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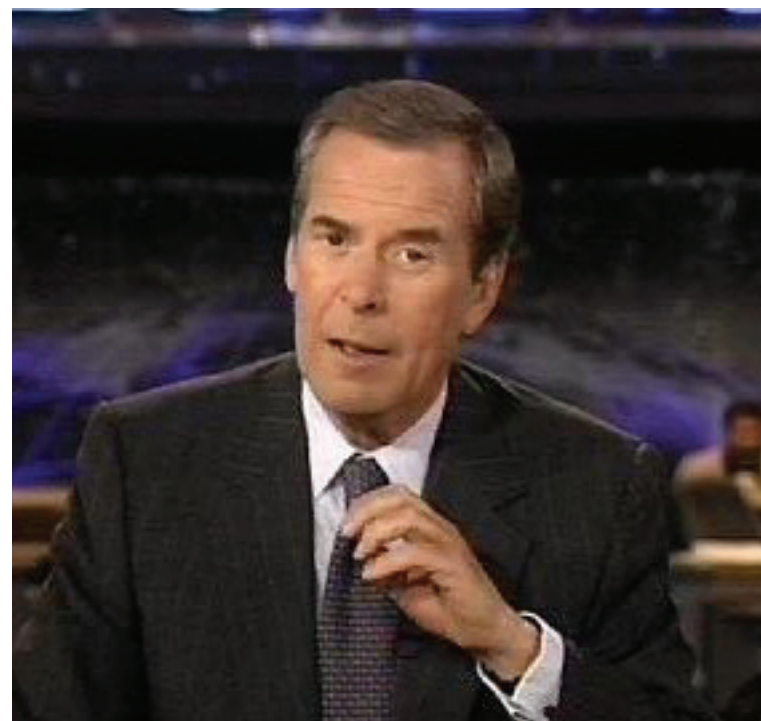
所幸，也许我们因为种种奇遇，这次又危险躲过了一劫。



张纯如



作者在2000年拍摄的双塔



ABC主持人：Peter Jennings

一
我们每个平凡的人，我们平淡的人生，大部分时光都是悄悄的逝去，不留什么痕迹。但是有那么一天，几乎每一个人，都记得那一天他在哪里，在做什么。

那就是2001年的9月11日。

那一天，我正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开一个大型学术会议，参会者可能有上万人。那一天是星期二，是会议的第二天。早晨7点，我的诺基亚手机闹铃响了，那是我的第一个手机。在其之前，我都是用酒店床头的钟做闹铃，或者使用酒店的现在几乎不复存在的“人工叫醒服务”。

那时我还是一个研究生。起床后，我和几个一起来开会的同学，一起吃点早餐，然后就从酒店步行去会议中心。

当我们步入会议中心的时候，发现里面气氛不对。

只见硕大的展览会场里，各个商家之前展示自己产品和科技的大屏幕上，都不见了那些展示；而是几乎每一家都在放映各大媒体的新闻——上面不停展示和回放飞机飞进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画面。而每个大屏幕前，都是站着一群群开会来的人，屏住呼吸，或者震惊，或者困惑，或者茫然，但是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还暂时没有机会产生出来。

至于那场学术会议，不论是演讲者还是听众，都已经没什么心思也没什么兴趣再去听了。

而之后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

二

我现在每次回想起2001年，除了那一天，更多的却是911之

后的那些天。

首先，作为出差的学生，911之后立刻全国停飞，没有飞机回不了校园，是头等的担心。还好有同学带来好消息，同在旧金山湾区的一家公司，租了一辆大巴，还有些空位，可以免费给我们几个学生。那家公司有很多我们毕业的校友，因此有了这样的便利。

大巴从德州一路向西。大巴行驶的时候，大部分人就是安安静静坐着，有的看书，有的睡觉。偶尔停下加油吃饭，偶尔有人窃窃私语。

在大巴到达加州棕榈沙漠时，我们停在了一家高端酒店，大家认真的吃了次晚餐。席间那个公司带队的CTO对大家说，快到家了，大家到家后好好休息几天，不要工作，要和家人一起分担这段艰难的时光。

三

回到我的学生公寓之后，以前不怎么喜欢看電視的我，也和大部分人一样，开始着迷似的花很多时间看電視。然后就似乎反应过来，明白了那件事是怎么回事。

不但如此，还看到新闻上美国穆斯林的反应，和美国公众对美国穆斯林的反应。

有不少地方的民众，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这些美国穆斯林。虽然这些穆斯林中很多人已经是二代三代的美国人，但是在那一瞬间，他们又全都变成了“外国人”。有的人在飞机上遇到邻座是大胡子的中东人之后，会恐惧地要求换座位。也有人上飞机之后就立刻全机舱观察有没有大胡子的中东男性或者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如果没有就如释重负。在一些城市，开始出现对穆斯林的骚扰甚至

的情绪而带给少数族裔在最脆弱的时候所需要的保护，有了最直观的印象。

但那时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十几年之后，这些媒体都会被贴上“左媒”的绰号；而这些媒体当时对穆斯林避免妖魔化所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也许也因为他们自己被贴“假新闻”的绰号之后失去影响力，而在再次需要的时候会不再存在。

曾经保护了穆斯林被妖魔化的主流媒体，在成为“左媒”并且自己被包括川粉在内的右翼势力妖魔化之后，在下次美国华人需要帮助和保护的时候，还有那样的能力吗？

四

美国穆斯林在911之后的命运，事实上并不独特。美国的各个少数族裔，类似的经历历史上并不少见。这也包括了美国华裔。

事实上，几百年来，华裔也许是美国少数族裔中命运最坎坷的族裔之一。有一位很多人熟知的作者，就系统研究了美国华裔的历史，和这个族裔作为少数族裔一次次命运的沉浮。

她就是张纯如。

我还在旧金山湾区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读了她的两本书：一本是关于南京大屠杀，一本是钱学森的传记。

张纯如1968年出生在普林斯顿，本科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父母是那里的教授），成年后住在加州圣何塞。2003年，也就是911事件两年后，张纯如回到自己出生地的普林斯顿大学，做了这场“华裔在美国”的演讲，系统总结了美国华人“三上三下”三次浮沉的历史。

第一次是19世纪中期。当时大批华工来到美国，受到了美国社会很多的欢迎——因为需要他们的劳力，他们是修建铁路的主力军之一。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1870年经济衰退之后，在工作机会面对华人的竞争之时，白人开始把华人宣传成为这个国家的“问题”。（这和今天的白宫，把墨西哥人和其他移民宣传成美国人的工作机会的威胁，甚至在新冠之后直接关闭了很多签证的大门，是多么相似！）

这股民间的思潮，很快被政治家们敏锐的嗅觉所捕获。当时的加州还是摇摆州，所以来自左右的政客们在竞选中，都异口同声地把华裔说成了威胁，以争取白人选票（这和今天的右翼，把黑人宣传成社会治安稳定的威胁来争取选票，也是多么的相似！）。而那时候媒体对华裔的妖魔化，以及政客的公开攻击，最终导致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

不仅如此，“株连罪”开始被用在华裔身上。一次纽约市的凶案中，一位华裔谋杀了他的白人女朋友。案发之后，全城的华裔都被禁止出城。

911之后，民间有人企图对所有穆斯林进行监督；而那次纽约事件变本加厉——但同样都是以“国家安全”为由，轻易的就可以剥夺整个族裔的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

（下接第B1版→）